

和成熟女人谈恋爱是什么感觉？

我的朋友是渣男中的战斗机，一向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竟然在一个已婚姐姐身上，翻了跟头。

1

他是个特别的客人。

紫褐色的貂皮袄、蓝金相加的劳力士、软中华烟叼在嘴里，粗金链子拴着他圆滚滚的脖颈肉。

毋庸置疑，他是个暴发户。

这种人总是有他们的标志性特征，胖、土，且牙口普遍不好。

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彩色相片，相片上有个女人。

一张风景照，女人坐在船头，笑得很开心。

我心里了然。

「怎么？媳妇出轨了？这业务我们熟，价格公道，床上照片拍好了发你。」

他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下。

「这是我媳妇不假，」他点了根烟。「但她没有出轨。」

「我给你们钱，要多少都行。」

「你们要做的，就是让她出轨。」

2

做私家侦探这么多年，这种请求还是第一次见。

委托人叫李宝龙，社会人称龙哥，他的事迹在城里颇有些传奇。

早些年他有片废地，沿着海边，他不学无术，长大了也没个营生。混了几年，政府突然要在海边盖厂，选来选去正选上了他的废地，政府大手一挥，说要几百万把地买了。

李宝龙乐得合不拢嘴，赶紧答应，地是给了，但钱是迟迟没有下落。政府拿不出钱，李宝龙啥也没落下。也就在这时，李宝龙的包工头朋友给他出主意：既然政府拿不出钱，不如再要块地呗？

李宝龙硬着头皮找政府，没想到政府爽快地答应了，城郊的一片地直接给了李宝龙。李宝龙出地、包工头出钱，十几栋房子一建，正赶上房地产大潮，两个人赚得盆满钵满。

就这一处楼盘，李宝龙赚了两千万。

从此以后，李混混变成了李老板，小龙子变成了龙哥，地产的买卖越做越大，身上穿貂绒，开的车是宾利，好不气派。

男人有钱就变坏是真的，据可靠的朋友说，李宝龙光在市内包养的小老婆就有 4 个，情妇更是多如过江之鲫。

「你要离婚？」

「对，我不想要那个臭婆娘了。」提及原配，李宝龙不屑地哼着气。

「有孩子吗？」

「一个儿子，刚上初中。」

「你有什么诉求？」

「我懂法，我知道现在要是离婚，钱得分出去一大半，儿子也不随我。」他笑了几声。「要是这娘们犯了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」

我心里暗骂，这鳖孙心眼真黑，但面子上还是挂着标志性笑容。「您放心，只要价格到位，我们什么都做。」

李宝龙满意地点点头，他先到财务那交了 20 万的定金，之后和我说：「放手去干，钱有的是，不够给我打电话。」

之后，大腹便便的他坐上了宾利，车上还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。

这个单子，我没本事做。

但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准行。

3

阿海是我的大学室友，他是数学系出身，潘驴邓小闲，样样都沾，大学时我们送他个外号——「渣机」。

「渣男中的战斗机」的简称。

据我了解，大学的时候他就换了十五六任女朋友，不了解的，估计还有十五六任。在他的视角里，就没有他搞不定的女孩。

毕业后，他进入一家事业单位，但依旧不改风流，快三十了还没结婚。

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说了个遍，他震惊之余还不忘大骂李宝龙。

「你还说人家，你不也一样？」

「我可不一样，我一没结婚，二不出轨，我只是想给那许多女孩们一个温暖的港湾……」

「去去去滚一边子去，说吧，这活干不干？」

「勾搭良家少妇，败人品。」

「五万。」

「那也不行啊，不勾搭少妇是我的人生准则……」

「十五万。」

「兄弟归兄弟，兄弟也不是什么事都帮的……」

「这样，这个活的利润我分你一半，再包你一个月的饭，咋样！」

「早说啊，哥，这事儿兄弟义不容辞啊哥！」

「滚！」

4

第二天，阿海风尘仆仆地来事务所找我，我俩开始制定本次勾引少妇的作战计划。

按照阿海的话说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

为此，我提前搜集了许多李宝龙媳妇的资料。

她媳妇名叫柳双双，也是农村的，家里过惯了苦日子，还没发迹的时候和李宝龙结了婚。李宝龙游手好闲的时候，全靠她媳妇织布卖布养活着，等到李宝龙富了，她就辞了工作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

柳双双的生活极其单调，白天赶早市买菜，做完早饭送孩子上学，中午会到公园里遛狗，下午回家边做菜边看剧，晚上接儿子放学顺便逛超市。天天如此。

「有门道没？」

「当然有。」阿海笑了笑。「追女生和看病是一样的，讲究望闻问切，最重要就是望，你的第一形象直接决定了你们之后的走向。」

「这么重要？」

「当然！」阿海胸有成竹地笑道。「你看，她的年纪大概 33 岁左右，我如果以现在这个年纪接近她，她最多把我当作好弟弟，女人一把你当弟弟，那事就难办得很。」

「那咋办？」

「我要重新立个人设。」

阿海开始奋笔疾书，很快，一些关键词跃然于纸上。

「海哥，高中数学老师，老家农村，35 岁，离异独居，有一个女儿现在和母亲在一块，养一只拉布拉多。」

「我靠，你这好像是在设置游戏角色啊。」

「对，你入门了。」

「为什么是高中老师？」

「你以后就明白了。」阿海跟我卖了个关子。「这两天我留留胡子再配个眼镜，对了，考你一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制造第一次偶遇？」

「推销……教辅材料？」

「孺子不可教也……」他摇头晃脑，像个教书先生，用朱笔一挥，圈出了一个字。

狗。

5

阿海和柳双双第一次相遇在北海公园。

这地儿阿海熟的很，读大学的时候，他没少和小姑娘沿着小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。

今天，他穿着一件复古式的棕色大衣，脚踩着一双泛着褶皱的皮鞋，带了一副圆玻璃镜片，别说，这一身行头下来，还真有那么点中年男人的意思。

「目标出现，全看你了！」我躲在树干背后给阿海通风报信。

阿海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

眼看着柳双双距离越来越近，他拍了拍自己拉布拉多的狗头，那狗是阿海从小养到大的，对主人一举一动心领神会。它大叫一声冲着柳双双牵着的泰迪奔去。

「啊！」

「你跑慢点！」

阿海假意追着拉布拉多而去，结果两条狗牵扯到一起，牵狗绳也拴在了一块。

「哎不好意思，我家狗就是热情……」阿海脱帽致礼，然后蹲在一旁解拴狗绳。柳双双也顺势蹲下帮忙。「不算事儿，我家狗也是，上赶子就胡闹。」

阿海余光瞥了一眼柳双双，猛地感觉心脏漏跳了半拍。

柳双双并不丑，相反，还有些秀气。

虽然比不上网红艳丽，但她不施粉黛的脸颊，也自带一种不加修饰的天然美。

这么好看的妮子，李宝龙也不知道珍惜，难道真是家花没有野花香？

阿海猛地从呆愣当中回过神来。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柳双双聊着，几句便逗得柳双双笑声连连。

「诶？」阿海摸着泰迪眉毛一拧。

「咋了？」

「你家这狗有病！」

「啥？在哪？」

「你瞅这儿！」

阿海扒开泰迪的皮毛，从皮毛下方看见了几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淡红色点点。「这是湿疹，还好是初期，严重就化脓了，到时候就不好处理了。」

阿海煞有其事的表情也吓了柳双双一跳，她看着红色的斑点，脸上焦急。

「这……还真是？咋整？」

「好处理，得亏你是遇见我了。」阿海宽慰道。「我的表兄是开宠物店的，走吧，我带你看看去。」

「这不方便吧？」

「嗨，有啥不方便的！妹子，遇见就是缘分，也不远，就两个路口。」

眼看阿海这么热情，柳双双也便接受了。二人牵着两只狗，同行往宠物店走去。两个人的对话内容，我在蓝牙耳机路听了个清楚。这阿海果然是聊天高手，这短短的半公里路程，已经交换了二人的身份信息。当阿海提及自己的农村孩子的时候，柳双双更觉认同，两个人聊起干农活的经历，别提多投机了。

当然，只有我知道，为了这段农活对话，他可是实实在在地去农村体验了一天。

泰迪的湿疹不重，在宠物医院买了药涂抹几次便能痊愈。结账的时候阿海让柳双双掏的钱。

「为啥你不掏钱？」

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」阿海笑道。「如果一个陌生人一开始对你就非常热情，那必然是有所图谋的，女生都是猫，可不能吓着她们。」

「不愧是你。」

「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准备下一场的功课。」

「需要我帮啥忙不？」

「提前和李宝龙说，这几天，对柳双双脾气差点。」

6

为了下一次相遇，阿海这几天在图书馆闭了关。

那些他好久没碰的初中函数题，他连做了 20 多张卷子，他甚至还模拟了一场数学考试，120 分的卷子答了 118。

除此之外，阿海也和柳双双开始了网聊，两个人的话题不外乎那么几个：农村、房价、饭菜和孩子。

主要还是孩子。

李宝龙也遵守承诺，这两天和柳双双吵了个大架。吵架之后，他并以外地楼盘开盘为由，出差一个月。

这一个月给足了我們动手的时间，也给足了他出门鬼混的时间。

「孩子是她的心头肉，搞定了孩子，也就搞定了她。」阿海如是说。

三天后，第二场精心策划的偶遇在 X 附中门口上演。

「为什么选这？」

「这最合适我的身份。」阿海瞅了瞅手表。按照情报，柳双双每次都会提前 10 分钟在校门口等候，而阿海则要利用这 10 分钟，充分获取柳双双的信任。

「望闻问切……现在是闻。」阿海低声道。「现在，她对我这个人并不讨厌，而我要更进一步，和这个女人产生更深的羁绊。」

柳双双来到了校门口，今天她穿得非常朴素，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皮包，穿着一身连衣碎花裙，还是和往常一样，脸上半点妆都没化。

她站在校门口等待时，阿海来到她的身后，拍拍她的肩膀。

柳双双转头，看见阿海满眼惊讶。「你……怎么在这？」

阿海淡然地笑了笑。「我还想问你呢，今天刚好我们高中来 X 附中调研，才结束，同事们先去吃饭了，没想到就看见了你。」

「我来接我儿子，小关，你说巧不巧，他就在这学校上学！」

「是嘛？听你说，孩子成绩不太理想？」

「嗨……男孩子嘛，皮得要死，他爹又不管他，他又不爱学……」

两个人打开了话匣子，很快聊到酣处。阿海话锋一转。「这样，最近我正好再做初中生的心理状态研究，我来给咱们孩子补课吧。」

「啊？那怎么行？」

「怎么不行？是担心我教不好吗？」阿海憨笑一声。「你放心，我之前补习过好多学生，有一个学生就是在我手上，提了 100 多分呢！」

「真的啊？」柳双双又惊又喜，她明显心里有些犹豫。「但是……」

「这样吧，我也是很尊重孩子的意愿的。」阿海笑道。「让我给孩子上一节课，要是孩子不满意，我马上就走，你看行不行？」

柳双双思索了会，看着阿海人畜无害的面庞，点了点头。

「那这样，等到孩子有空之后，你打电话联系我。」

「行，那就提前谢谢海老师了！」

「客气啥！」

10 分钟，阿海顺利解决战斗。他回到车里，给了我一个 bingo 的手势。

「进了家门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」

7

大概 15 天，阿海没再和我探讨作战计划。

如今他已经「登门入室」，进入了自由作战时段，每天会和我汇报一下情况：比如今天和柳双双一起做饭，比如今天和孩子到小区踢球……诸如此类。

别说，阿海确实有孩子缘，哄孩子着实有一套。给小关上了一堂课后，小关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。原来这孩子喜欢玩联盟，阿海又正是联盟高手，他承诺小关，只要期末考进年级前十，就带他上黄金，孩子现在学习的劲儿一天比一天高。

说起阿海，除了是渣男以外，还有一些别的身份。他是单亲孩子，父亲被小三勾搭走了，不仅人没留下，房子和财产也都被其父亲拐了个精光，阿海随他母亲，善良而热诚，但也因为这样破碎的家庭，给予阿海一个缺爱的灵魂。

他从各种女生那里获得慰藉，但总嫌不够。

他对每一任女友都很好，但新鲜感一过，他又渴望下一个怀抱，循环往复。

第 20 天深夜，阿海突然给我发了个照片，顿时让我热血沸腾。

柳双双穿着睡衣躺在宾馆的大床上，她显然已经睡去，被子被掀到一旁，睡衣却掩盖不住她曼妙的身姿。

我想，此情此景，一个男人几乎可以对女人做任何想做的事。

「牛逼，你得手了?!」

「没呢，哪那么容易。」

阿海怕惊醒柳双双，用文字和我讲述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孩子放假，被送到了农村老家，丈夫又不在，阿海乘虚而入，约着柳双双出来吃饭。两个人的关系经过多天培养，已经十分亲密，柳双双自然答应。在阿海的连哄带骗下，西餐厅，柳双双多喝了两杯。

「但你知道，这李宝龙多不是个东西？」

阿海似乎按捺不住情绪，咬牙切齿地用语音跟了一句。

「怎么说？」

「这个禽兽竟然家暴柳双双！」

「卧槽？啥？」

早些年李宝龙没钱的时候，是柳双双一个人起早贪黑地供着李宝龙，虽然日子清贫，但李宝龙多少对柳双双有几分情谊。可李宝龙有了钱后，立刻换了个德行，只要在家柳双双不顺他的意，初时就是大吵一架，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，柳双双光身上的淤青就有好几个，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打到口吐鲜血。后来柳双双找了妇联上门，这种情形才有所缓解。

「但又能怎么样呢？每天柳双双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饭菜做得香甜可口，可李宝龙呢，还不是在外面和女人鬼混！」

我知道阿海情绪激动的原因——他想到了他的父亲。

「后来呢？」

「我带她去了小帽山。」

小帽山是城北的一座小山，偶尔会有人上山野炊。阿海带着半醉半醒的柳双双爬上了山，山不高，20 多分钟就见了顶，在一片柔软茂密的草丛上，阿海和柳双双躺到一起。

「为什么不离婚？」

「为了孩子，孩子需要成长，成长需要家……为了孩子，我怎么都能忍。」

「你不该为任何人而活，为孩子也不行。」

阿海指着天空。「我妈说，夜空里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颗星星，我们生在人世的意义，就是找寻属于自己的星星。」

「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。」

「我们要为自己而活。」

「为自己而活……」柳双双喃喃道。

「是的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如果会化妆，那一定是一位超美的大美女……」

阿海说完，回头看向身边的柳双双时，发现柳双双已经睡着了。

无奈之下，阿海将柳双双带回了宾馆。

「就这？」

「就这。」

「那……你今天能……」我问出了我想问的，只要这一个晚上，几十万的订单就到了手。

「能，但我不想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不为什么，我今天当然可以发生所有的一切……但我不忍心伤害这个女人，也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。」阿海回复我道。

「我先走了，这个房间就留给她了，你的任务，我改天再做。」

阿海没再回复，但我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
阿海似乎爱上这个女人了。

8

没过多久，任务宣告暂停。

因为我们的任务执行者阿海，生了场大病。

我刚听说他生病的时候，不禁给他打电话祝贺。

「牛逼啊兄弟，苦肉计，这个我懂！」

「滚蛋，老子是真生病了！」

「啊？」

事情是这样的，阿海正在给小关补课，正讲着呢，突然胃口一阵绞痛。他疼得从椅子上跌了下来，柳双双赶紧扶他去医院。

经过检查，急性阑尾炎，得马上手术。

柳双双听说要手术，心里害怕极了，她守在床边看着阿海，眼泪滴答滴答地掉。阿海只好忍着疼痛和她解释道，这是一个小手术，不碍事。

手术结束了，很成功。阿海到医院都快 9 点了，手术结束接近 11 点。柳双双就一直在门口等着。阿海看见柳双双，心中涌出了一股莫名的感觉。

「你快回去吧？」

「你没事就好了。」

阿海看着柳双双的泪痕，又好笑又感动。他在床上躺着，静静看着柳双双的侧颜，那一刻，他不觉痴了。

「你靠近点。」

「嗯？干什么？」

「靠过来就行了。」

柳双双不疑有他，慢慢凑近病床上的阿海。

看着柳双双越贴越近，阿海猛地一抬头，嘴唇碰上了她的嘴唇。柳双双宛若过电般向后倒去，她急促地喘着气，脸颊像被火柴点燃一般，烧得红通通的。

「我……我先走了。」她眼神闪烁，不敢看阿海，随后匆匆提包离去。

9

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柳双双都没来看阿海，只有我陪着阿海度过他的病床生涯。或许是出于生病，我从没见过阿海这般沮丧，

每天，他都看着窗边喃喃自语。

「怪我，都怪我，明明她是个那么保守的姑娘，我为啥这么急，为啥这么急！」

阿海边说边用手扇自己耳刮子。

「行啦，比起你之前得手的女孩，这个进度都算慢的了。」

「她不一样？」

「她哪儿不一样？」

「她……」阿海想说什么，却一时语塞，只是硬着脖子逞强。

「就是不一样。」

「老弟，麻烦你清醒一些，你勾引她是为了钱，别真的以为自己是纯情小男孩……」

我数落了他一通，他身子更蔫了。

就在这时，门口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。

「我……我能进来吗？」

这是一个阿海无比熟悉的声音，他激动地抬头看去，眼前的场景却令他目瞪口呆。

柳双双烫染了头发，深褐色的发卷俏皮地趴在她的肩膀上，那翘长的睫毛点缀在白玉般的肌肤上，鲜红的小嘴更是如树梢的

樱桃。她换了一身时尚的漏气小坎肩，下半身紧身牛仔裤，脚上瞪着双亮闪闪的凉鞋，每个细嫩的脚指头上都点着细嫩的粉红色。

不光是阿海，我也看痴了。

这化完了妆，柳双双也太好看了吧。

柳双双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。「怎么了……是哪里奇怪吗？」

阿海用手捅着我的腰窝，我自然心如明镜。

「那个，你们聊，我还有事儿。」

我讪讪离开病房，在她的身边，还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……

10

阿海出院后，整天和柳双双泡在一起，距离任务成功，恐怕也只有一步之遥。

从那次接吻过后，我有种预感，柳双双不会拒绝阿海的任何要求。

哪怕是上床。

这几天，我正准备给李宝龙商量尾款价格时，李宝龙却登门拜访。

「正要找你呢，你看看这尾款……」

「尾款先等等。」李宝龙气势汹汹。「这买卖，我不做了！」

我心里一咯噔。「大哥你啥意思？婚不离了？」

「嗯，先不离了，过几年再离。」李宝龙跷起二郎腿，点起雪茄。「这些天我抽空回趟家，你猜怎么着？那婆娘竟然打扮起来了，你别说，这一打扮，可比我身边的小妞们好看多了……」

我看着李宝龙洋洋得意的嘴脸，觉得浑身上下的毛孔都不通气了。

「就因为这？」

「对，怎么不得再玩几年，等她人老珠黄了再说。」

我内心猛地泛起一股怒火，本想当场发作，但看着他身后那两个膀大腰圆的保镖，这股火又被压了下去。

「知道你们也辛苦。」李宝龙哈哈一笑，从皮箱里拿出几捆钱。「十万块钱，就当苦劳费。」

「这个事儿，就到此为止吧。」

「到此为止？怎么就到此为止了？」

阿海用手拍我的办公桌，他怒不可遏，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娘。

「邢大侦探，你是不是玩我呢吗？」

我长吁了几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「这个局面，谁也不曾料到。」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皮箱，里面是利润的一半：十二万五。

「一分也不少，点点。」

「我他妈不要你的臭钱！」

阿海将我的皮箱子摔到墙根，钞票散落一地。

「你是不是来劲了！」我也拍案而起发了狠。「你听好了，你不是什么痴情种子，你是个骗子，是个渣男，你再骗人家的感情，你说你喜欢她？行啊，你去和她坦白啊！你说你不是什么老师，不是什么农村人，更不是什么海哥，你敢说吗？你一个骗子还跟我这装什么清高！拿着你的钱，滚！」

刚说完这些，我就后悔了，阿海看着我，双目通红，眼睛里满是泪滴。他冷笑着用指尖点我的心房。「邢大侦探，咱们的关系，就到这儿吧！」

「阿海，我……」

阿海没有给我解释的余地，他转身离去。

那如鲜血般鲜艳的钞票，印上了阿海的鞋印。

阿海和柳双双坦白了一切。

中午，他约柳双双去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西餐厅。

他穿得很正式，刮掉了自己留起的胡须，玻璃镜片被他摘下，戴上了一幅偏年轻的木质镜框。柳双双看着阿海这个打扮，不觉一惊。

「你这样看上去，还真像个毛头小子。」她捂嘴轻笑。

「双双……我要和你坦白一些事情。」

「我不是海哥，不是高中老师，也不是 35 岁，我今年 28，我没孩子，也没结婚，我从小在城里长大，也不是农村的娃……」

阿海把一切来龙去脉告诉了柳双双，初时他还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到后来，眼泪便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在高贵典雅的西餐厅，他哭得像个泪人，面对这个纯净的姑娘，忏悔着自己的罪孽。

「对不起双双，但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愿意用一辈子去补偿你，我愿意娶你。」

「我会对小关好，对你好，请你相信我。」

「嫁给我，好吗？」

在经过阿海长达 30 分钟的叙述和真情表白后，在久久地沉默后，在柳双双眼中的失望和悲痛背后，迎接阿海的是一记响亮

的耳光。

「啪。」

他俩完了。

李宝龙事件后，我歇业了一阵，开始关注阿海的动态。

与其说是关心，不如说是愧疚。

这事儿是我拉着阿海下水的。

我本以为在此事过后，阿海会放弃柳双双，毕竟对于阿海这种渣男来说，不会为了一颗葡萄放弃了整个葡萄园。

但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是真的认真了。

每天，他都会守在柳双双的必经之路上，他就在一旁看着她，从不说话，也从不打扰。

他知道，无论说什么，言语都显得苍白。只有持之以恒的等待，才能唤回她的芳心。

5 天过去了、10 天过去，一个月过去了……

她所经过的学校、菜市场、小超市、公园、便利店……

每一个角落，都有阿海守候的身影。

偶尔，柳双双会用余光瞥他两下，甚至小关都会在柳双双身边欢呼雀跃。「妈妈，快看，海老师在那！」

柳双双会紧紧攥着小关的手，故意扭着头不看他。

直到某天，柳双双意料之外地没有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三个身强力壮的大汉。他们看见站在楼外的阿海，不由分手就是一顿拳脚招呼。

「你们是谁？」

「敢偷我们大哥的女人！」

「滚开！阿海，跑！」

「老邢，你怎么在？」

「别问，先跑吧！」

我踹倒两个大汉，拉着阿海冲出了人堆，三个大汉在我们身后边追边骂，好在车就停在不远的路边，我们钻进车里，一脚油门，瞬间将大汉甩出去好远。

阿海坐在副驾驶上喘着粗气，我俩谁也没有说话。

直到过了一会，也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下，随后我们两个人相视大笑。

这大概就是兄弟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

我和他聊了聊近况，把车停在了我的歇业的侦探所。

「你是真心想娶她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她可带着个孩子呢？」

「我就喜欢孩子。」他点了根烟。「那个李宝龙真不是个东西……可怜了柳双双这个好姑娘，我，我一定要救她脱苦海……」

我俩边开玩笑边开侦探所的门，突然，一道身影映入我们的眼帘。

「双双——」

阿海先开了口。

是的，正是柳双双。

她手里牵着孩子，眼眶红肿着，正站在侦探所大门的门边，仔细看的话，她的左眼竟然还有一圈淤青。

「他又打你了？」阿海搓的牙花子直响。

柳双双吸了下鼻子。

「我要你再说一遍。」

「我要你把西餐厅的话再说一遍。」

阿海愣了几秒，随后恍然大悟。

「对不起双双，但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欺骗了你，」

「但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去补偿你，我想娶你。」

「这一生一世，我就守护在你一个人的身边，哪怕天崩地裂，
哪怕海枯石烂。」

「我阿海，只守你和小关二人而已。」

「嫁给我，好吗？」

柳双双笑着走到了阿海的身边。

「好啊。」

13

邢大侦探的侦探所再次开业，只不过，这次的委托主人是柳双双，目标却是李宝龙。

原来这些天，李宝龙始终在家看着柳双双，想发生关系，却被柳双双再三拒绝。

恼羞成怒的李宝龙再次对柳双双拳脚相加，之后便出门找他的「小老婆」。柳双双这才有机会，跑出来与阿海相见。

这一次，我们三人统一了战线，我们要让柳双双风风光光地「出门」，真心待她的男孩，就在她的身边等她。

首先，我们要搜集李宝龙婚内出轨的罪证。

让一个人出轨很难。

但抓一个出轨的人，却很容易。

我们打听到了李宝龙所有情人的居所，里里外外竟然有八个据点。听闻此事后的柳双双恨得牙痒痒，恨不得当场就和李宝龙扯离婚证。

阿海劝住了柳双双。

「再等等，等等都会好的。」

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让柳双双重新回到了李宝龙的家，二人表面上重归于好，实则是为了抵消李宝龙的心理防范，避免他有转移财产的举动。

我们在李宝龙的情人据点扎了根，守株待兔，像猎人一般等候猎物的登场。果然，猫改不了偷腥，尽管柳双双回归了家庭，还是能看见他出入情人居所的身影。

我们拍下了不少他进出情人房间的事实。但为了更有力的证据，我们一等再等，终于我手下一个精明的小弟，利用无人机透过卧室，拍下了一组组劲爆的不雅照片。

阿海一高兴，当场奖了小弟一万块钱。

私下里，柳双双到妇联提取曾经家暴的罪证，这些材料在妇联处都有留档，提取下来留证并不困难。
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
当我们筹备好了一切材料，找好了律师，做好万全预案，这场离婚官司终于开打。

李宝龙惊讶万分。

「咱们不都和好了吗……」

「呸，狗男人，离婚！」

尽管李宝龙花高价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但面对铁证，他也不得不低下头来，在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关键档口。小关自愿出庭，在法院里掷地有声地说道：

「我要和妈妈，我爸爸是坏人，他经常打妈妈，妈妈只能在被窝里偷偷流泪……」

此话说完，在原告席的柳双双泪水再也忍不住了。

这场离婚官司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最终，柳双双顺利获得了小关的抚养权，不仅如此，还分得了各种补偿及财产 900 余万。

「才 900 万，我们可以要更多！」阿海颇有些意难平。

柳双双笑着牵住了阿海的手。「没事，够了，未来的路有你陪着，还需要那些钱吗？」

阿海，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渣男，竟然被这位朴素的农村姑娘撩得满脸羞红。

「海老师，现在，我是不是不能叫你海老师啦！」小关笑嘻嘻地走到阿海旁边。「现在，应该叫你海爸爸啦！」

「去，就你话多。」

看着阿海的窘态，我们三人齐声大笑。

14

一年后，阿海和柳双双的婚礼在小帽山举办，这是二人特意选中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小型的草坪婚礼，来的客人都是亲朋好友，二人在下午和煦的暖风中，许下了相伴一生的誓言。

眼看着放浪形骸的渣男终于有人收服，我心中不由感慨，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古人诚不欺我。

关于李宝龙后来的事儿，我也断断续续有所耳闻。

房地产一日不如一日，像营口这样三线的小城市更是失了房价上涨的潜力，李宝龙在城郊处建设的楼盘，建到一半由于合作伙伴的退出，资金链断裂，李宝龙有大几千万都套在了楼盘里。

楼要建，却又没钱建，只好半吊子般烂在那里，李宝龙硬着头皮找投资，不把这楼盖完，拿什么回自己的本？

眼看李宝龙式微，几个小「老婆」也是该走的走，该散的散，听人家说，李宝龙过得很不好，甚至那辆他引以为豪的宾利车，也拿出来卖了。

小关跑动我的身前。「叔叔，想什么呢？吃糖！」

我晃过神来。「谢谢小关，我在想，人的命运，可真是无常呢。」

「那是，叔叔，以前有算命的说，我妈妈有旺夫相，我那个爹也是跟了妈妈，才慢慢发达起来的。」

小关说完，蹦蹦跳跳到别处发糖去了，倒是我听完这句童言，心中再次泛起了嘀咕。

你看，这李宝龙离了柳双双，这才不到一年就颓败成这个样子，这古代黄老之学还真有点玄乎。

眼看着阿海和柳双双走到跟前，准备祝酒，我也端起了酒杯。

「嗨，管他呢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那便是最好了！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